



WAI GUO XIAO YUAN RE DU CONG SHU

暗夜女巫

Nadia of the Nightwitches

美国中学生优良课外读物

[美国] 汤姆·汤森 著

方永彬 陶开雪 译



WAI GUO XIAO YUAN BEI DU CONG SHU

暗夜女巫

Maße of the Nightwitches

WANG GUO XIAO YUAN BEI DU CONG SHU

WANG GUO XIAO YUAN BEI DU CONG SHU

WANG GUO XIAO YUAN BEI DU CONG SHU



Anye Niwu

暗夜女巫

[美国] 汤姆·汤森 著

方永彬 陶开雪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女巫/(美)汤森著;方永彬,陶开雪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1
ISBN 7-5407-2915-5

I. 暗... II. ①汤...②方...③陶...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957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 20-2002-070 号

Nadia of the Nightwitches, by Tom Townsend

©美国皇家烟火出版社(Royal Fireworks Press)

版权代理: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暗夜女巫

作者◎〔美〕汤姆·汤森

译者◎方永彬 陶开雪

责任编辑◎金龙格

书籍设计◎汤小胤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漓江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15 千字

印张◎6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915-5/I·1754

定价◎1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译者前言

◎方永彬

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对峙的冷战被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所替代，但是所有媒体中的热点新闻似乎仍然被战争这个词所支配着。“9·11”事件让全世界蒙上恐怖主义的阴影，人们再次生活在惊恐之中，不知哪一天飞来横祸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在许多地方，绵延的战火更是愈演愈烈；即使是在一个弹丸小国，当权的统治者也会莫名地倒在血泊之中。

词典是这样给战争做的注解：战争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的确，战争能为某个人、某个阶级、某个集团带来一定的权力和经济利益，那么，鲜血和死亡给平民百姓带来了什么？

《暗夜女巫》讲述的不是具有非凡魔力的神话中的人物，她们是一群普通的前苏联女飞行员，但在二战期间，她们却像女巫一般，把简陋得早该淘汰的小飞机变成威力无穷的武器。她们一次次飞临德军战线上空，



机智勇敢地避开敌军先进的战斗机和雪亮的探照灯，准确无误地投下一颗颗炸弹、供给食品，还有增援的空降兵。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们超负荷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屡建奇功。

娜达就是她们之中一名优秀的“女巫”，她由一个“战争儿童”成长为荣获“列宁勋章”的女飞行员。十六岁那年，她眼睁睁地看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在纳粹德军的炮火中倒下，由于得到一位“女巫”——莉莉的及时相救，她才幸免于难。从飞行学校毕业后，她来到了那个收养过她的大家庭——558 夜间轰炸飞行中队。当她第一次驾驶飞机向德军投弹时，觉得自己的怒火和仇恨随着炸弹一起倾泻在敌人身上，她甚至认为上阵杀敌应该成为她的全部生命意义，也是她惟一的心愿。

直到一天，她邂逅了米沙，少女的心中萌动起异样的感情和向往。但是，她不敢让自己沉醉其中，甚至不敢去憧憬任何与战争不相和谐的浪漫，她想着怎样逃避这份情感，不受它的干扰和诱惑。其实，真正让她惧怕的不是这份情感，而是无情的战火会把她变成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复仇的机器，她惧怕无情的炮火会再次带走她所爱的人。就连莉莉也死了，她一直以为莉莉每次都能够平安无事地归来，可惜这位让她敬重和依恋的“女巫”也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很遗憾，由于情报失误，她在那次毫无意义的远征中白白地牺牲了。



有什么能够治愈她那被战火扭曲的心灵呢？只有爱。她终于在平凡而又伟大的友情和爱情中获得新生。

娜达的机智和勇敢给我们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驾着小飞机灵巧地穿梭在围追堵截的敌机和建筑物之间，有时甚至擦着树梢做超低空飞行。但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却是萦绕在她心头的那个问题：“谁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赢家？”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被战争侵蚀得百孔千疮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时，难民群中的孩子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我们能给予他们的帮助不过是一些食物、衣服和药品，我们的关注丝毫不能消融他们眼里的恐惧和哀伤。那些无辜的孩子，他们不仅要为衣食发愁，而且要用稚嫩的心灵抵挡一切不期而至的灾难，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可怜的孩子简直生活在噩梦之中！尽管维护和平的高峰会和谈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战争依旧如火如荼，不知等到哪一天战火真的灰飞烟灭，人们可以重建家园了，那些“战争儿童”会不会还能找到回家的感觉？被战争磨砺得粗糙了的心灵是否还能体味到平静和温情呢？

还是让我们少听一些凄切的哀号和惊心动魄的爆炸声，在新世纪伊始，一起敲响希望的钟声，为他们，也为我们祥和的明天而祈祷吧。

目 录

译者前言 / 方永彬	
第一章 暗夜女巫	· 1 ·
第二章 莉莉	· 10 ·
第三章 申娅	· 21 ·
第四章 情人与“蓝鸟”	· 28 ·
第五章 好运气和好战绩	· 37 ·
第六章 火海余生	· 42 ·
第七章 米沙	· 51 ·
第八章 夜袭别墅	· 58 ·
第九章 食肉猛兽	· 68 ·
第十章 风中飘扬的灰烬	· 78 ·
第十一章 空中决战	· 86 ·
第十二章 重逢	· 94 ·
第十三章 南征克里米亚	· 101 ·

- 第十四章 列宁勋章·107·
- 第十五章 诺沃罗西斯克滩头阵地·114·
- 第十六章 伊万娜·122·
- 第十七章 重返故里·128·
- 第十八章 博利斯·136·
- 第十九章 迷梦幽魂·148·
- 第二十章 康复·154·
- 第二十一章 厄尔巴岛上的邂逅·162·
-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任务·168·
- 第二十三章 战争年代的孩子·173·
- 第二十四章 柏林之行·176·



第一章 暗夜女巫

两年来，娜达·塔娃金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但她的笑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因为她想到了死亡。当她驾驶着小飞机掠过树梢，冲向夏日的天空时，她那张小圆脸上不期然地露出了笑容。她告诉自己：从此刻起，她不会再落泪伤心，她要报仇雪恨。娜达年方十七，昨天才从飞行学校毕业。可对她说来，无论余下的生命多么短暂，她都会奋力去杀德国鬼子。别的都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

娜达掉头向西，朝前线飞去。她缓缓地把节流杆往后推，把飞机调整到最佳的飞行速度，五缸的星形发动机发出平稳的噗噗声，风从敞开的驾驶舱呼啸而过，把支撑机翼的铁丝吹得哗哗作响。像这种 PO—2 型敞舱式双引擎飞机，其他国家的空军早已弃之不用，而苏联却另有看法。第一天进行飞行训练时，教练员就用调侃的口吻对她说：“这种 PO—2 型飞机简单可靠，



连你这样的乡下姑娘也能学会怎么驾驶。”

PO—2 的另一优点是费用低廉，它造价低，修理费用便宜。有女飞行员驾驶它们，青年男子在这场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可以去执行其他更重要的飞行任务。

娜达非常开心。两年前她想要的不过是一支射杀德军的步枪和子弹。一架飞机，这简直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瞬间，机身上刚刚上漆的红星在第一缕晨曦中熠熠放光。她向高处爬升。在一千米高空，她遇到了零散的云彩，便拥着云朵飞行。她的 PO—2 是架旧教练机，上面安装了炸弹架和投掷装置。它速度慢，除了驾驶舱后座一挺机枪之外没有别的武器装备。她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德军轰炸机的牺牲品。

下面的地面上，人民军队的坦克和卡车在行进。在她飞行经过的每一条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一长串的坦克和卡车。其间也有骑兵和疲惫的马队拖着的重机枪。他们都在向西推进。在飞行学校，就有传言说，大量德军纠集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役即将打响，规模可能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大。娜达希望传言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参战。

从一千米的高度往下看，坦克和卡车就像漆成褐色的丑陋玩具，那种颜色与飞机下面掠过的一大团一大团玷污了葱绿的森林、金黄的麦田的灰尘一样。麦



地里到处都是弹坑和坦克的履带痕，但她仍能看出有些麦子勉强活了下来，不久就可以收割了。

麦子、蔬菜和牛群对于娜达来说并不陌生，它们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出生在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组建的一个集体农场里。她深情地回忆起麦田里的阳光，新翻耕的泥土气息，还有春天里苹果的芬芳。她生活里的这段时光可能一去不再复返，可她仍珍藏着这些美好的记忆，并深信自己会由此而变得更加坚强。

她驾着飞机钻进了云层。当清凉的云雾笼罩在她身边时，旧时的记忆开始悄无声息地在脑海里浮现。

新生的牛犊才活了几个小时。娜达整个晚上一直呆在牛棚里，用瓶子给它喂奶。远处炮声隆隆，犹如夏天暴雨中的滚雷。从牛棚墙上的裂缝看去，她看见橘红色的火光映红了西边的天空。“我们得马上离开，小家伙，”她小声说，“你要有力气走路才行。”她再次试着让牛犊站起来，可它强撑着细弱的腿才站了一会儿，就倒在干草上。

娜达的母亲出现在牛棚门口。“快放开小牛走吧，该走了。”

“如果我一定得走，我就带上它。”她回答。

母亲想说些反对的话，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好吧，但要快点。”



娜达把小牛抱在怀中，朝门口走去。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大地似乎在她脚下微微地颤动。

母亲在外面尖声叫道：“娜达！坦克！”这句话成了母亲的遗言。娜达把牛犊贴在胸前，向门口跑去。突然，整个世界一片通红，牛棚在她身旁倒下。

她眼前一黑，感到天旋地转。等她睁开眼，耳朵里嗡嗡作响，其余的什么也听不到了。她躺在不复存在的牛棚处，怀中的牛犊已经死去。牛犊身上有三个锯齿状的大窟窿，血溅了她一身。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小牛在临死前救了她一命。她轻轻地推开小牛的尸体，站了起来。

远处，她家的大房子淹没在火海之中。德军巨大的灰绿色坦克正穿过田野驶来。母亲脸朝下趴在牛圈的泥土里。“妈，快起来！”她喊道。但是母亲一动也不动。透过泪眼，她看见父亲和哥哥朝她跑来。“快点！快点跑！”她高声叫道。

枪炮声又响了起来。父亲倒下了，接着是她的哥哥，他们身边新翻的泥土被子弹击得到处飞溅。“娜达，赶紧跑！朝树林跑！”她哥哥倒下时冲她喊道。

死神在向她逼近。坦克把农舍一间间推倒，身着暗色军服的士兵紧随其后，朝一切会动的东西扫射。一个士兵把枪瞄准了她，嘴里嚷着什么，可她听不懂。



有两个士兵转身向她走来，她拔腿就跑。

枪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子弹在空中嗖嗖乱飞。可她还是跑进了树林，在低低的枝丫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松针割破了她的脸，扯坏了她的衣服，但她一直往前跑呀，跑呀，直到两腿一软，摔倒在地。

一整天，她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跑着，走着。夜幕降临，她缩成一团，靠在一棵倒下的大树的树根上低声哭了起来。午夜时分，月亮出来了，她又在林中悄悄行进。但对于要去什么地方，她却浑然不知。

她的神志开始恢复清醒，试着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我要找到游击队，和他们一起战斗。这就是我的目标。”她一边走一边暗自思忖，“政委告诉我们，如果遭到德军袭击，被阻隔在敌后，我们就应组成小部队，在一切地方和他们战斗。”这些小部队肯定存在，她只需找到他们就行。可是，去哪儿找呢？

娜达到底没有找到游击队。就在黎明过后，她正穿过林间小路时，两个德国鬼子发现了她。没等她发觉德国鬼子就在附近，或者看见他们停在路上的车，他们就已经到了她跟前。一个德军朝她面前几英寸的地面开枪，命令她停下。他们一边笑，一边把她朝汽车推去。有个家伙想亲她，娜达冲他的脸吐了一口口水。

那个德军脸一红，向她扬起拳头。娜达往后退去，



但是，那拳头始终没能落下来。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飞机。”她想。那声音似乎从树梢上传来，听上去更像农用拖拉机或缝纫机，而不是飞机。

“我们的空军？”一个德军边喊，边松开娜达去拿枪。

“不，不是。”另一个回答。

飞机飞得很低，似乎要碰到树梢时才稍稍拉起，接着又俯冲下去，贴着路面飞行。第二个德军放开她，举枪射击，尖锐的枪声震耳欲聋。“我的机会来了。”娜达心想。她用力推开身边的德国兵，撒腿就跑。她跳进路边的水渠，正好看见飞机隆隆飞过。她看见驾驶舱下面画着一个骑着扫把拿着炸弹的女巫。在她看飞机的时候，飞行员丢下一个又小又黑的东西。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击中了德军的车，发出沉闷的金属爆炸声。飞机随即拉起，爆炸把娜达震倒在水渠底的烂泥里。她在那儿躺了一下，想着该如何做才对。她是逃跑，还是爬起来看看德军和他们的车？水渠上面原来停车的地方正燃着熊熊大火。那两个德国鬼子呢？他们是死了还是在找她？

她小心翼翼地爬到水渠上面，偷偷朝外看。那辆车子仍在燃烧，旁边躺着两个蜷缩的尸体。“枪，”她想，“他们应该有步枪、子弹，可能还有食物。”可她敢不



敢拿呢？她敢不敢看那些死尸甚至摸一下呢？她摇摇晃晃地从水渠里站起来，向燃烧的汽车跑去。对，她应该去拿她需要的东西，然后去找游击队，再去杀敌。

头顶又传来飞机隆隆的声音。它又飞回来了吗？她仰头张望，飞机突然出现了。只见它从树梢俯冲下来，跳动着在路面上着陆了。

娜达站在那里，看着飞机裹挟着滚滚尘土向她滑行过来。飞行员似乎在朝她挥手，好像在对她说些什么。她惊恐地朝飞机走去。

“上来！上来！到后座去，傻乎乎的小乡巴佬。”飞行员的脸被头盔和护目镜遮住了，但从声音上可以分辨出，冲她喊叫的是个女人。娜达手忙脚乱地爬上下面的机翼，脚下一滑，摔了一跤。

“快点！你以为我想呆在地上与整个德国陆军对垒吗？”

“我尽可能快了！”娜达答道，总算爬上了驾驶舱后座。可后座上已经有人了。只见那人两眼无神地瞪着清晨的天空，四处都是血。她失声叫起来：“这儿有个死人！”

“好极了！你还能看得出这些！”那个飞行员说，“坐到她腿上去，听我说，她不会在意的。戴上她的耳机，开始行动吧！”



引擎轰鸣，等娜达战战兢兢地坐在女尸怀里时，飞机已经开始在路上滑行。她哆哆嗦嗦地从死人的脖子上取下耳机，那上面也沾满了血，戴上的时候感到黏糊糊的。

“小心，别碰到后面的操作杆，”耳机里传来沙沙的声音，“拿起话筒，我要你把我们身后的情况告诉我。”

娜达在一条长长的电线的另一头找到了耳机，拿起它，小心地“喂”了一声。

“闭嘴，看着天空。至少有两驾德国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在找我们呢。”

“是，是，同志。”

飞机滑行加速，飞机尾翼随即离开了地面。前面的树林像监狱的高墙，可飞机跳动了一下，升到了空中。“快点呀，”螺旋桨把树梢的叶子打落了，飞行员祈求着，“升呀，往上升呀，你这小缝纫机。”她们在离树梢只有几米的低空飞行。“你看见后面有东西吗？”飞行员问。

娜达伸长脖子，仔细搜寻四周的天空。“不，没有。”

“好的。”

有那么一会儿，娜达坐在女尸的腿上，手里拿着话筒直打哆嗦，最后她忍不住问道：“你，你是谁？”